

西蘭沽
傑作
短篇
集

第二冊



阿盤賽拉易之末裔

當格萊那特底最後的國王巴孛諦被逼得離去了他祖宗底國土的時候，他休止在巴圖耳山頂。從那個山頂上，可以看見那不幸的國王所要渡過去到亞非利加的大海。又可以看見格萊那特，凡迦和塞尼爾河；在那塞尼爾河底岸上，可以看見支起着的斐爾蝶囊底和伊莎蓓爾底天幕。看着這美秀的邦國底風景，看着那些依舊殘留在處處的標記着回教人墳墓的松柏，巴孛諦不覺垂淚了。阿伊克沙蘇丹，他底母親，伴着他與許多從前曾組織成他底

朝廷的貴人流亡出走，對他說：“現在爲了國家像一個女人似地泣，準不能夠像一個男子漢似地保護着牠。”他們走下了山，格萊那特城永遠地在他們眼中消逝了。

那些分受他們底國王底運命的在西班牙的薩爾人便四散到亞非利加。裁格利思和戈美爾兩個部落便在斐茲國境裏住下了，因爲他們最初是從那兒分支出來的。那伐奈迦思和阿拉蓓兩族居留在從屋杭到阿爾諸爾的海岸邊，而阿盤賽拉易族便留在居尼司底周遭。在格爾達易廢墟底景色中，他們建立了一片殖民地，那是到現在還可以在阿非利加底摩爾人中知道那殖民地裏底禮儀之優雅和律法之寬和的。

這些家族還在他們底新祖國裏保存着舊祖國底憶念。‘格萊那特底天堂’還活躍在他們底記憶裏。母親們都重複地提起牠底名字告訴她們底尚在吮乳的孩子。她們用裁格利思和阿盤賽拉易底歌謠鳴牠們底孩子入睡。每隔五天，他們都到清真寺裏去面朝着格萊那特做祈禱。他們呼籲大神阿

拉，把他底選民帶回到那個好地方去。那吃菰拓菓的人底土地徒然地把牠底菓子，泉水，青草和明亮的日光供給這些流亡的人：遠離了那個紺塔，便沒有可口的菓子，沒有明澈的泉水，沒有新鮮的青草，沒有值得一顧的太陽。如果有人將巴格拉達平原指給一個流亡的人看，他準是搖着頭，嘆息着叫一聲：“格萊那特！”

那阿盤賽拉易一族的人，尤其保存着最柔和最忠誠的對於祖國的懷戀。他們曾很悲痛地怨訴着離開他們底光榮的戰場和那他們時常高喊着戰爭口號“名譽和戀愛”的海岸。因為不能再在這些原野之中揮動他們底長槍，又不再能在這農人底領域裏戴那頭盔。他們便專心於研究藥草，這是在亞刺伯人底家裏的一種等於武事的尊敬的職業。因此，這戰士底種族，從前使人家受傷創的，現在却從事於醫治牠們的技術了。在這一方面，他們曾保持着某種他們底先輩底天才，因為他們這些武士常常裹束了他們所曾打敗的仇敵底傷創。

這在過去時代所曾居住在宮庭裏的家族底小

屋並不在那些在馬梅里甫山腳下的別圖流亡的家族中間。牠是就建築在格爾達易廢墟之中，在大海底邊上，在那聖魯意死在他底灰榻上或是有人所能在那裏看見一個回教修隱院的地方。在那小屋底牆壁上。掛着獅皮的盾牌，那牌上畫着的是在淺藍色的草地上，有兩個野蠻的人正在用一根大棍棒搗破一個城池。在這圖象底周遭，可以讀到這幾個字：“這是些微小事！”這是阿盤賽拉易族底軍器和標記。他們底裝飾着藍的白的尖角旗的長槍，有頭帔的大衣，有着創痕的錦緞的大袖衣，都貼近那些盾牌羅列着，在那些彎刀和長劍中間輝煌着，人家還可以看見這兒，那兒，處處都掛着些護手套，裝飾着寶玉的馬轡，很大的銀馬鐙，公主們親手鑲繡着鞘匣的長劍，和那些傳奇故事裏的王后——如懿叟爾忒，葛妮哀佛爾，奧里亞納——所親自替她們底驍勇的武士穿著在鞋子上的黃金馬刺。

在桌子上，在這些光榮底陳列品底下，陳設着些一個和平的生活底陳列品；那就是些從阿德拉思山頂上，撒哈拉荒漠中，甚至從格萊那特底平原

裏採集來的植物。某一種是適用於醫治身體上的病苦的，別種却有着能效可以治察靈魂底悲哀。阿盤賽拉易族人最看重那可以緩和那些徒然的怨憤，驅遣那些愚笨的幻夢和時常生出來的幸運底希冀的藥草。不幸地這些藥草却有着相反的效用，一朵從祖國來的花底芬香時常如毒藥似地對付了這些尊貴的流亡人。

自從格萊那特底掠取以來，已經過了二十四年了。在這短時期中，已經死亡了十四個阿盤賽拉易族人，因為一個新的水土，因為遊蕩生活底災難，尤其是爲了那靜悄悄地消沉了人底勇氣的憂鬱。一個唯一的子孫是這個著名的家族底希望。阿盤，阿梅帶着這個被那些裁格利思族人誹謗爲曾經誘惑了阿爾法依馬女蘇丹的阿盤賽拉易底名字。在他身上，他聚合着他底祖先底美秀，勇敢，有禮和仁慈，和那從勇敢地忍受着的不幸中出來的那憂鬱底溫和的光輝和輕微的印象，當他失去父親的時候，他祇有二十二歲，他於是存心想到他底祖先底靈土裏去做一次朝參以滿足他底心裏的希

望和成就一個他很小心地從他底母親處秘密着的計劃。

他從居尼司底港灣上了船；一陣好風吹送他到了格爾達諧納；他下了船隨即趕路向格萊那特：他自己宣稱是一個亞刺伯醫生，到西哀哈一奈伐達底岩石間採集藥草的。一頭溫和的騾子將他徐徐地載到那從前阿盤賽拉易族人馳騁着好戰的駿馬的地方；一個領導人在前面走着，牽引着另外兩頭騾子，裝飾着鈴兒和一叢一叢的許多顏色的羊毛。阿盤·阿梅行過了那繆爾西國境中的大灌木和棕櫚樹林，由一些棕櫚樹底年齡看來，他決定這準是他底祖先所種植的，因此他底心便怨憤得痛楚了。那兒矗起着一所塔樓，在這樓裏，一個守衛兵曾在摩爾人和基督徒戰爭的時候瞭望着；這裏還看得見一些殘跡，牠底建築顯現着摩爾族的原始，這又是這個阿盤賽拉易族人底另一個悲涼底對象！他下了他底騾子，託辭說尋找藥草，他便在這廢墟中間隱匿了一會兒，恣意地灑了他底眼淚。他隨即又趕他底路，那騾隊底鈴聲和他底領導人

底單調的歌聲催着他悵然入夢。這領導人除了驅策他底騾子之外，絕不停止他底長長的山歌，對於這些騾子，他稱之爲“美麗”和“勇敢”，或是爲了要呵責牠們，便稱之爲“懶惰”和“強項”。

成羣的綿羊，一個牧人如統率着一支軍隊似地管領在這黃色的荒原上，幾個孤寂的旅行人，這些還說不到給這條路以生命，簡直祇使牠好像愈悲慘愈荒蕪。這些旅行人都帶一支劍在腰帶上；他們都裹在一件大衣裏面，而一個大帽低壓着戴到半臉，他們在走過的時候向阿盤。阿梅祝候着，在這些尊敬祝候中間，他祇聽得了些上帝，老爺，和武士底名字。晚上，在小旅舍裏，這阿盤賽拉易處於這些異國人中間，並沒有被他們底不諳筋的好奇所惹擾。人家也不和他說一句話，也不向他們有所詢問；他底土耳其人底頭巾，他底袍，他底軍器，都不引起什麼動靜。因爲大神阿拉已經很願意那些西班牙底摩爾人失去他們底美麗的祖國，阿盤。阿梅不得不尊敬這些偉大的勝利者了。

還有些更生動的情感在阿盤賽拉易底行程底

終結等待着他。格萊那特是建築在西哀哈一奈伐達山脚邊的，在兩個分離成一個深谷的很高高的小山之上。那些屋宇都建設在這些小山底斜坡上，在這山谷底深處，這座城更形成了一枚半開着的石榴的樣子，這便是此城得名之故。兩條江，才尼爾和杜洛，一條從金沙上流過而另一條從銀沙上流過，洗刷着這兩座小山底脚，於是又合流着，蜿蜒過一個名叫凡迦的美秀的平原底中間。這個被格萊那特統治着的平原滿載着葡萄、石榴、無花菓、桑樹、橘樹；牠是周圍環繞着那些各種形狀和各種奇異的顏色的羣山。一個魔法的天空，一種清湛美妙的空氣，在靈魂中給予一種神祕的疲勞，這是這個旅行人，雖然經過得不久，也是不能抵抗的。在這個地方，人家可以感覺到這種溫柔的情緒將隨即隱滅了那些英雄的情緒；如果那愛情，那真的愛情，不是時常被需要着做光榮底伴侶。

當阿盤·阿梅看見了格萊那特底第一所建築物底屋頂的時候，他底心震激得使他停住他底驛子。他交叉着他底手臂在胸前，眼睛注視着這個神

望的城池，他靜默地，木然不動地駐足着。那領導人也停止了，好像一切的升起來的感傷都很容易地被一個西班牙人所懂得，他顯得感動着，猜測到這是一個摩爾人重到他底古老的祖國。阿盤賽拉易終於波了沉寂。

領導人，他喊聲：「祝你幸運！不要向我掩匿了真情，因為平靜是在波浪裏，在你誕生的日子和明月尚新的時候。那如繁星似地閃爍着在一個綠樹林上面的那些塔樓是什麼？」

“這是阿爾安李哈，”那領導人回答；

“那在另外一個小山上的另外幾座堡是什麼？”阿盤·阿梅說。

“這是諧奈哈里夫，這西班牙人回答，在這座堡裏有一所花園，滿種着番石榴花；在那兒，有人說，阿盤賽拉易被阿爾法依馬女蘇丹所獲得。你看那阿爾巴依詳愈遠，那些紺色的塔便愈近我們。”

領導人底每一個字碎裂了阿盤·阿梅底心。要變做一個異國人而去認識他祖先底建築物，從冷漠的人嘴裏去聽他底氏族及其朋友們底歷史，這

是多麼殘酷！那領導人，把阿盤·阿梅底回想做了個結束，他喊道：“我們走罷，摩爾老爺，我們走罷，上帝要這樣的！勇敢些罷！弗杭刷第一他現在不也是被囚在我們馬得里嗎？上帝要這樣的。”他除下了帽子，交叉着手做着一個十字架，又趕着他底騾子。那阿盤賽拉易，趕了他自己騎着的騾子，便喊道：“這是寫定下來了；”於是他們向着格萊那特走下去。

他們走過了那因繆沙和格萊那特底最後國王底下的加拉脫哈伐底大公的戰爭而出名的·大榛樹，他們在阿拉梅達游步場閒行了一遭，便從哀爾維爾門進了城。他們登上了那杭李拉，隨即到了一處空地，四周環繞着摩爾式建築的房屋。這空場上開着一家供應亞非利加底摩爾人的旅店，這些人成羣結隊地把凡迦底絲底交易帶到格萊那特來。那領導人便將阿盤·阿梅帶到這裏。

這阿盤賽拉易很想嘗味一些在他底新什處的休息；但用祖國却使他憂亂着。不能抵抗那在他心中騷擾着的情感。在夜半，他出了旅店在格萊那特

底街路上開行。用着他底眼睛和他底手，他試着辨認幾處老年人所時常形容給他聽的建築物。或許那一座高大的屋子，他在幽暗中約略地瞥見了牠底牆壁，從前是阿盤賽拉易族人底居處；或許就在那個靜寂的方場上，曾舉行過使格萊那特底光榮異常璀璨的節慶。那兒曾經過了很精美地穿着錦繡的行列，那兒曾前進過滿載了花朵與武器的扁長船，發射着火而將著名的戰士藏匿在牠們底回隱處的龍，這些歡樂和冶飾底智巧的發明。

但是，啊！替代了阿那番底聲音，喇叭底喧聲和戀愛底歌聲，一種深沉的寂靜統治着阿盤·阿梅底周遭。這個暗啞的城已經變換了牠底居民，而那勝利者現在却睡在被勝利者底床榻上。“他們睡着，這傲慢的西班牙人，這憤怒着的少年摩爾人喊着，在那將我底祖先驅逐出來的地方底屋頂下！而我，阿盤賽拉易，悄無人知地守着夜，孤寂地，被遺棄着，在我底祖先底宮庭底門邊！”

阿盤·阿梅於是沉思到人類的運命，幸福底變換，王國底頹亡，最後想到這個格萊那特，在歡樂

之中忽然被牠底仇敵所驚懼，而立刻將牠底花圈交換了鐵鍊；他好似看見牠底市民穿著着節慶日的盛服離遣了他們底家，正像那些忽然因為火災而從宴會底客廳裏被驅出來的散亂着衣飾的賓客。

這一切的幻象，一切的思緒，都齊集在阿盤·阿梅底靈魂裏；充滿了苦痛與悲哀；他尤其夢想着執行那使他到格萊那特來的計劃：在那使牠驚駭的日子。這阿盤賽拉易是迷路了；他自覺遠離了旅店，在這個城底很遠的郊外了。全都甯睡着；沒有一些聲音來惹擾了街路底沉靜；屋子底門和窗都關閉着；祇有雄雞底啼聲在貧苦人底屋子裏叫喊着苦痛與工作底來復。

在逡巡了好久而不能重尋他底路之後，阿盤·阿梅聽得有一扇門開了。他看見走出了一個少婦，穿著得有些像雕刻在我們底古寺院裏的紀念碑上的戈諦克女王。她底黑色胸衣，裝飾着黑玉，緊束着牠底精細的身材；她底短裙，狹小而沒有褶襖，顯露出一支精緻的腿和一只嬌美的腳。一個同樣

地黑的頭巾兜在她底頭上；她將左手扯着這個頭巾交叉着又閉合着像一個女教士底頭巾似地在她底領下，這樣，沒一個人能看見她底整個面容，除了她底大眼睛和她底玫瑰紅的嘴。一個保姆隨着她底步武；一個扈從拿了一本祈禱書在她底前面；兩個僕人。都穿著着她底顏色，在這不知名的美人後面一些路跟隨着：她是正在去做清晨祈禱，那是由鄰近的寺院裏的鐘聲所宣召的。

阿盤·阿梅相信他是看見天仙依絲哈斐兒或那些天方仙女中的最年輕的了。這西班牙少女，也很驚異着，注視着這阿盤賽拉易，他底頭巾，袍和軍器還裝束得像一個尊貴的樣子。從她底初次的驚異中覺醒轉來，她用着這地方的婦人所特有的仁慈與自由對這個異國人做了個手勢使他走近去。“摩爾先生，她對他說，你好像才到格萊那特：你曾迷路了嗎？”

“花底女蘇丹，阿盤·阿梅回答，男子們底眼睛底幸福，啊，基督教底奴隸，比那喬爾易底少女更美，你猜着了！在這個城裏，我是個陌生人：失路在

這些宮庭中間，我不能找到摩爾人底旅店。謨罕默德會怎樣感動你底心而報償你底款待！”

“摩爾人是以他們底誇飾出名的，這西班牙少女用最嬌美的微笑回答着，但我却既不是花底女蘇丹，又不是奴隸，也不願意被保薦給謨罕默德。跟我來，武士先生，我來領你到摩爾人底旅店去。”

牠在這阿盤賽拉易底前面很輕捷地走着，領導他直到這旅店底門口，將手指點給他，向一座宮後走了去，便不見了。

什麼東西能成爲生命底平安！祖國不再唯一地，完全地佔據了阿盤·阿梅底靈魂：格萊那特對於他已不再是荒蕪的，被遺棄的，寡居的，孤寂的了；在他心裏，牠是從未有過的最可愛的，但這是一個裝潢着牠底殘廢的新的幻術；對於祖先的回憶現在又混和着別一種蠱惑。阿盤·阿梅已尋到了那安息那些阿盤賽拉易族人底殘灰的墳塋；但當祈禱的時候，但當匍伏着的時候，但當交流着子孫的眼淚的時候，他幻想着那西班牙少女準有幾次

經過這些墳塋，於是他不再想到他底祖先這樣地不幸了。

他要心無雜念。專想着他底到祖先土地來的朝覲，這是徒然的了；他在晨曦初上的時候巡遊在杜洛江和才尼爾江底斜灘上採集藥草，也是徒然的了；現在他所尋找的花，是那美麗的基督徒。多少無用的奮力他曾嘗試過想尋找他底蠱惑女底宮室！多少次他曾試着在他底女仙領導人所曾帶他走過的街路上重又行過！多少次他相信他是想起了那鐘底聲音，那雄雞鳴聲，那是他在這個西班牙少女底家底鄰近處聽到的！被這些相同的聲音所欺騙着，他立刻望這方向走去，但那魔宮却一些也不顯現給他看見！而且時常地那格萊那特底婦人底一式的衣裳給予他片刻的希望：從遠處看來，一切的基督教女子都像他心中的情人；在近處看，却沒一個女子有着她底美貌或她底優雅。阿盤·阿梅終於巡遊在那些寺院裏，去尋找那不認識的女子；他甚至走到斐爾蝶囊和伊莎蓓爾底墳場。但這是他所曾對於愛情幹下的最大的犧牲了。

一天，他在杜洛谷裏採集藥草。那南面的小山上，在她底繁花馥郁的斜坡上，支繫着阿爾安亭底牆和諧奈合里夫底花園；那北方的小山是被阿爾巴依詳裝飾着，用那倩笑着的菓樹園和住着許多人民的那些洞窟，在這個山谷的西端，可以看見格萊那特底鐘樓成羣地矗起在綠的橡樹和扁柏叢中。在彼端，向東，眼睛可以接觸到那些在岩石頂上的修道院，隱居所，和幾處古依里斐里底遺墟，再遼遠便是西哀哈·奈伐達底絕頂。那杜洛江流行在這山谷中間，沿着牠底行程，顯現着那些新建的磨坊，喧聒的瀑布，一個羅馬式溝渠底崩壞了的環洞，和摩爾時代的橋底殘餘。

阿盤。阿梅不能再夠不幸或夠快活地嘗味那孤寂底美趣。他用着淡漠和旁鶩的心走過了這迷人的江岸。向前走着，他沿着一條蜿蜒在阿爾巴依詳底小山底斜坡上的林間小路。一座鄉下房屋，周圍繞着一個小樹林，隨即顯現在他底眼睛：走近了這個樹林，他聽得一個聲音如一支吉達琴底聲音在這聲音中間，一個女人底身材和相貌，這是從來